

合肥學舍札記

合肥學舍札記第三

陽湖陸繼輅孫

病中下筆千言

余三十以前作文最捷四十後乃日益遲鈍今年三月海樹太夫人開七袞必欲得余文爲壽適胃氣大作每書一句卽一呼痛片刻文成急偃臥不及再閱舉草稿付之翼日書成十二屏周海樵大槐查梅史揆暨海樹俱嘆賞以爲工余戲語聽應汝曹誌之嘗病中走筆千餘言文不加點他日行狀中可著此一語

凌靜邨

凌靜邨先生名一中合肥諸生篤信宋儒之學不空言

性命惟以躬行爲務有兄年老失明靜邨歲時解蠶以  
生徒所饋束脩分半授室人自攜其半就兄食宿至入  
塾乃別去數十年以爲常其兄語人曰吾弟至吾不復  
以替爲恨人請其說則曰吾少渴茗已置几少寒衣已  
被體吾無所用吾目故不復恨也其友愛如此余至合  
肥靜邨已先數年卒不及見惜哉

香草古今名

沈存中筆譚蓀卽今菖蒲蕙亦名薰卽今零陵香唐人  
謂之鈴鈴香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俗誤作零陵實非湖  
南郡名也茝卽今白芷芸卽今七里香蘅卽今馬蹄香  
杜若卽今高良薑其花芳華可愛子名紅荳蔻雞舌香

卽今丁香云云顧獨不及蘭楚詞紉秋蘭以爲佩卽今俗名醒頭草者是也

### 筆價

三百九十錢買筆三十枝甥輩皆笑猶憶小時見先君子終日校錄經籍所用筆名果然奇一枝止值五錢可作小楷萬餘今湖州小楷筆一枝至三百錢余在都門所寫紫毫名天香深處者二枝需銀一金書法不及老輩而筆日佳可媿也

### 堂聯

賜綸堂聯句久歷仕塗心地一生差可問勉繩祖武書田奕葉願無荒先君子自製王夢樓太守

文治

書貞壽

堂聯句念先公廉惠慈祥善無不報願汝曹孝弟謹信  
貧有餘歡先太孺人自製釋堂宮保那彥成書

### 貲郎

戴埴鼠璞謂鬻爵與鬻官不同晁錯令募天下入粟得  
以拜爵初非任以官事是也然以張釋之傳以貲爲郎  
爲鬻官則誤以貲者以家有積貲如淳註引漢儀注貲  
五百萬得爲常侍郎非入貲也司馬相如傳注亦云以家財多得拜爲郎

### 試文不必宗舊說

嘉慶五年江南鄉試題述而不作一節予初以老爲老  
聃彭爲彭祖文成而悔之遂改從商賢大夫是科用舊  
說者皆未中式又一科放勳曰勞之來之題亾友臧在

東獨依趙注作放勳日勞之來之亦被落因戒子弟試  
文不必宗舊說

鴛材

鴛材金聖嘆謂始於郭令公之罵其子非也劉元海云  
成都王穎不用吾言逆自犇潰真鴛材也王景略云慕  
容評真鴛材也語皆在前又魏爾朱榮謂元天穆曰葛  
榮之徒本是鴛材蓋鴛材者鴛下之材顏氏家訓云貴  
游子弟離亂之後失皮露質當此之時真鴛材也

打油詩不足憑

嘉慶己未會試最爲得人然猶有摘取魁卷評語作詩  
譏諷者壬戌榜後又有從今不怨朱師傅縱不能文尙

讀書之句康熙鴻詞科得人甚盛有輕薄子作一詩云  
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高陽杜寶坻亦希奇葉公葉  
敏相國懷懂遭龍嚇馮婦益都癡呆被虎欺宿構零駢衡玉  
賦失粘落韻省耕詩若教修史真羞死勝國君臣也縹  
眉嫉妬之口毀譽豈足據乎

戒聰應

余十三四歲讀書即喜動筆字既潦草語多狂僭今重  
展舊籍觸處皆是如見頑劣子弟竟須與杖數十於意  
方快書之以戒聰應

錢申甫文

亾友錢相初字申甫余妻之弟也以嘉慶丁丑四月卒

於都門時余亦大病不獲檢視遺稿越庚辰九月忽於  
室人篋中得重修廣濟九龍王祠碑文草稿筆蹟宛然  
不勝淒愴附錄於此文曰蓋聞右享之神百惟澤物者  
不祧不害之時三斯報功者獨茂故雲旗迴薄無間椒  
蘭之馨樂舞婆娑盛彼歲時之會降監不遠廟貌攸崇  
昭告之儀弗可缺已宜陽縣治西舊有九龍王祠惟神  
克懋靈司永通元感崑山銜耀或並照乎古今大海迴  
濶輒均潤於幽顯久已書之銀筭勒以穹碑然或謂肇  
封之典夙昧乎前聞秩祀之隆不詳於何代滌池浸稍  
雖遠協乎風人湘浦降神恐傳訛於騷客不知受命上  
元錫福茲土宏祠式闡卽神明永聚之鄉嘉靈因時實



俎豆維歆之本逐清冷之耕父不使揚光起白石之波  
 臣同焉洒潤用標懿號載烜明禋可弗疑報養爲無因  
 傳誌之多闕也又或謂遺文所列跡涉元虛故老相傳  
 論殊悠謬不知九閩螭捷尙見登天十丈蛟潛猶能舞  
 壑矧乃飛騰有象風雨挾以驅馳變化無方雷霆走其  
 精銳層雲祇尺木之階重淵有鳴鼓之應乘空馭氣何  
 所不之金蟬翠綫仰止斯在又况溥春膏於儉歲表靈  
 躅於故山醴泉有源石洞方啟歆逕屈曲忽如蟠蛇巉  
 巖參差矗立奇鬼神光訝其合離陰森襲於毛髮仰流  
 天澤不數神女之湫俯祐歲功有類彭叵之窟覈諸聞  
 見不少恢奇豈盡屬鄒衍之談天齊諧之誌怪乎廟之

規模昔稱宏整多歷年所漸亾舊觀丹青剝落粉墨昏  
昏崇垣就圯則輒甃零星雕甍欲傾則風日穿漏余職  
在守土忍然於心爰出俸金以倡紳士經始於某年月  
日於某月日訖功輪奐增美像設維新是役也輸金者  
麇至執事者鳧趨籍明靈之福蔭順民庶之豫懽尋以  
吉辰敬修清薦房仲幹非能變井端賴神庥祝右卿無  
竣曝身永資默祐既告厥成謹刊之石

自注代楊大令懋以作

陶公詩

陶公讀山海經詩生平懷抱略可推見自文選祇錄孟  
夏草木長遠屋樹扶疎一首後來選家遂多宗之不知  
此一首猶時文之有開講對策之有策冒文字正在其

後也昭明尙爾憤憤餘人奚責焉

詞家三昧

橫山云用意用筆皆當約之極窄處臯文云詞以結興爲上風神次之北宋人惟淮海無遺憾宛鄰云詞有比興而無賦三子論詞俱深入三昧近人詞往往如有韻家書無所不說閱之不能終闕

橫山論詞

橫山又云迦陵詞稼軒家挑水夫蓉渡詞少游家花面了頭也竹垞固差勝然如老嫗學舌亦復不堪久聽其言雖似輕薄然不可謂非確論

伯父叔父

今人稱伯叔父曰弟幾伯叔不知起自何時按漢書疏  
廣謂其兄子受豈如父子相隨出關後漢書皇甫嵩從  
子酈說嵩曰安危定傾惟大人與董卓耳蔡邕叔父質  
爲程璜所中邕表謂欲陷臣父子古人稱謂如此子弟  
不令讀史傳何由知之

### 兄弟夫婦

詩人以如兄如弟狀夫婦和樂立言最爲有序孔子舉  
杖磬折問于貢曰子之大親毋乃不甯乎於杖而立曰  
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  
乎賈子述之云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吾見今人書疏  
先問妻子後及兄弟者多矣豈明於尊卑而昧於疏戚

乎聰應識之

姪

姑姪字皆從女左傳所謂姪其從姑是也然爾疋女子謂舅弟之子爲姪則似兄弟之男子子亦可稱姪矣顏氏家訓云晉世已來始呼叔姪吾意叔乃對嫂之稱非可施於從父姪乃對姑之號可以通於丈夫相習既久差不悖於禮者從之可也

干祿字書序稱宗元祭六伯母文皆稱姪男

爲人後者稱本生父曰父對他人則加本生二字此必不可易者也若爲其本生父者則宜稱之以姪

先君先母於先

兄如此所以推而遠之俾壹心專志於所後之父母也

論降服又一條

同年吳君以妻喪來赴其次子出爲人後書降服子某  
泣血稽顙此亦非是蓋齊衰與泣血情服不相稱所謂  
過猶不及也喪服四制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情服相稱從可推矣

### 蘇幕遮詞

用安侍御嘗於虞山相國席上口占蘇幕遮詠燕詞一  
時傳誦惜首句涎字誤作平聲侍御遺稿散佚錄之於  
此尾涎涎身踽踽獨自飛來結箇天涯侶幾陣瀟瀟梅  
子雨春色無聊任爾銜將去抱孤情垂弱羽青瑣珠簾  
可也畱伊住一樣飄零吾與汝便不逢秋客緒渾如許  
侍御去官後好獎掖後進里中洪編修亮吉孫糧儲星  
衍楊荔浦倫趙青州懷玉黃少尹景仁徐太康書受呂

贊皇

星垣

皆從游所稱毘陵七子者也

學

文選上林賦此不可以揚名發舉而適足以明君自損也史記作貶君自損晉灼曰明古貶字按明依說文當作明傾覆也从寸曰覆之寸人手也从巢省杜林說以爲貶損之貶方歛切

單刀

子弟閱演義三國志偽造之事往往闌入正史亦有誤疑正史爲演義者王仲瞿作孫夫人廟碑用單刀二字爲人所抹不知此二字實見魯肅傳非演義也

顧蘭厓

胡

贈董縣丞

敏善序

國家承平垂二百年物衆地大左道亂民乘間草竊髮  
櫛而苗穉之無損於治然變之猝起若湯火之發於醉  
夢苟非德足以動物才足以靖亂往往不能自保碎首  
分也喪職奚贖焉吾嘗謂天下無卑官雖在丞佐緩急  
裨賴與方岳等官大制人官小制於人丞佐不幸有事  
若坐胥井形沮勢格撤纒在前鈇鑕在後責重於邱山  
而權輕於毫毛雖謂丞佐之難難於方岳無不可也嘉  
慶十八年九月賊首李文成發難於豫以潯滑相肺附  
旣陷滑爲賊巢悉力攻潯潯倚大伾爲城賊據山瞰城  
中矢石皆摩頂而過勢岌岌危甚而令某疾作不視事  
是時武進董君適爲潯縣丞殫機智竭死力苦守二十



本館三  
木  
晝夜援未至而賊益衆君韉刀莅事爲縲於署樓戒家人城陷火起則盡室就縊屬有天幸又二日大兵至圍解而令亦疾愈視事矣

天子以令有全城功超擢四級君故縣丞若無事然大府心知之不能白君君亦殊不肯自白以爲丞職當如是而已嗚呼昌黎氏有言丞偏於令公事不容可否占位署牘尾止矣若君之挺挺樹立其爲國家裨賴何如哉事平積毫髮功遷擢者相望獨君以孤城拒賊衝使不得橫軼旁郡晏然而大兵得據以擣其巢穴轉戰削平室家性命獲全於累卵之下君卽不言當日監司郡守以一言白君無難者有事則仗之無事則置之古今

有同慨哉君志量甚高以爲適然之功何足深計口不言圍城之事占位署牘尾如故嗚呼君之退然不居其功此所以能成其功而有餘也夫余固不識君而得君守城之詳於余友陸繼輅祁孫遂爲文以寄之時君始以河汜安瀾將擢官矣

余鐵香藏鏡銘

所見古鏡斲以余鐵香鼎所藏者爲無上上品余以意釋其銘詞云絜潔精白而事君窓窓驩然之弁掩明佩元錫之流澤恐疏遠而日忘懷糜靡美之窮噎喜外丞承驩之可說慕魚卅貴之宦龍願州通州思思而毋絕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惕而願然墜

塞而不泄

古仙懷古詩

同年王君

履基

好扶鸞之術有梅道人作秦中懷古詩

云金牛多事闢蠶業天府由來百二雄白壁一年山鬼  
弄青松五等大夫封賜來鷄首天原醉剖得龍肝客未  
工翁仲雙雙霸陵道又疑酸淚迸西風金輪仍建蓋天  
幢海鳥東青各自雙東去虬髯空馬服北歸胡騎笑羊  
腔恨啼謝豹三年血痛飲盧龍百日缸爲問房陵無恙  
在更誰鐵券讓誅降又薊門懷古云天津橋又杜鵑啼  
南北分明兆氣機義士難收龍子骨孤臣空葬鳥官衣  
荒唐夢澤無蘭芷辛苦陽山有蕨薇慘餞火雲歌一曲

黃冠容易故鄉歸燕子飛來遜故都居庸天險拒飛狐  
當時白帽勞姦禿例有青衣報黥奴不信陰符歸豎子  
何妨陽九做潛夫騎驢只有先生笑默玩先天混沌圖  
詩中有數語未知何指錄此俟考

作字減筆

繼輅小時好鈔書然欲其速成字輒減筆太孺人嘗怒  
訶之以爲不敬聖籍稍長讀漢書至萬石傳建奏事下  
讀之驚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  
始知古人處心之慎太孺人不甚讀書而識與古合往  
往如此恨不孝終不工書愧負慈訓閒中偶憶及之徒  
增悔痛

喪

喪吳下詆人語此亦有本王充論衡別通篇鼻不知香臭曰喪人不知是非爲閉

如喪考妣三年

堯典平章百姓傳云百姓百官也疏云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又百姓如喪考妣傳云言百官威德思慕蓋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本是一句喪字亦當讀作平聲言百官爲帝堯服喪三年也若庶人則禮已殺但當時退密八音而已

考妣從乎死者之稱蓋知喪字

不作去聲讀也

言告言歸

葛覃言告言歸歸字與桃夭于歸同義非載馳之歸也  
薄汚我私薄澣我衣正女子將嫁情事特公侯之女執  
役者衆而后妃實躬親之與庶人家無以異此其所以  
爲賢故曰葛覃后妃之本也然則父母孰謂舅姑乎  
非也白虎通義云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  
母者姑也是舅姑不稱父母也斯干之詩曰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懼歸甯之意亦猶是矣

學

吾平生服膺顏黃門語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  
之况餘事乎嗚呼盡之矣

園碁

昔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爲手譚橫造嘉  
名遂稱雅戲耽之者至忘寢食真所謂鬼障也吾見朋  
儕作此往往掣亂之書示聰應慎勿廢事失時習此惡  
技

### 蹙頞

孟子舉疾首蹙頞而相告說文頞鼻莖也朱注頞頞也  
按頞爲鼻莖故可云蹙蹙頞猶言纒脣也呂覽文王嗜  
苜蒲菹孔子縮頞而食之蹙縮古今字卽蹙頞也說文  
頞頞也頞頞也是不可云蹙也

### 密雲

語林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人了不悲旣去左右曰

向客殊自密雲蓋當時里俗語戲謂不哭也顏氏家訓  
述梁武帝送弟作東郡淚數行下弟竟密雲坐此被責  
正用此余生平與劭文凡十數別臨岐執手悲動行路  
甲戌春閏自洛入都與魏曾容別至左右臧獲皆涕泣  
失聲又壬戌之秋虎阜舟次送汪小竹全德之粵西時  
畫舫鱗次歌管正繁一時寂然傾聽驚爲怪事己巳九  
月送姚春木椿之蜀又送周伯恬之粵東皆大哭春木  
亦悲不自勝伯恬竟無淚默然而去此殆顏黃門所云  
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者邪抑正以  
彼之不及情矯余之過情邪自來合肥連與畫水丙季  
海樹別皆強自制淚然益難爲懷矣



教婦初來

姊子黃昌慈將授室姊索余贈言余書楹帖貽之愉色  
婉容悅親有道嚴氣正性教婦初來

伐奄三年

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所謂君者奄  
之君耶抑卽紂耶文義殊不明順且誅紂亦未嘗三年  
也當以周公相武王誅紂爲句伐奄三年討其君爲句  
言誅紂之後管蔡流言商奄背叛故公伐奄三年而後  
討其君也

詩周公東征四國是  
皇毛傳管蔡商奄也

陳咸

方萬年誠子時咸睡觸屏風豈非幹蠱之子哉其後略

遺陳湯卒以調敗往在都門與方彥聞履錄偶有評論  
彥聞詆之太過余曰此人亦無他恨少熱耳彥聞曰坐  
此一字正復何所不至唏至言也

治肝氣方

雄精二錢鬱金三錢琥珀三錢枯礬一兩二錢共爲末  
黃蠟一兩二錢鎔化入藥末攪勻量加米粉爲丸辰砂  
二錢爲衣火酒醋各半温下一錢余服之有效

蓼花賦

楊方訓字子濤兌貞壻也年未冠賦筆頗工嘗賦蓼花  
云淺水繁迴晴雲淡蕩荷沼香消淩溪烟漲長亭人去  
蘆雪方晴古渡秋深水葉齊放於時垂枝浥露遠影飛

本前三  
三  
霞臨風掩映隔岸欹斜十里五里天涯水涯憶當年游  
釣頻來前蹤如夢惜此地樓臺不近清譙誰家若乃莫  
靄橫空微颺乍起紅樹半江白雲千里低間青蒲近連  
香芷隱歸鷺以孤眠傷殘陽而散綺漫比豔於水仙怨  
方睽於婪尾則有浣衣貧女倚權衰翁情人初去老友  
重逢拂修莖兮翳綠映麗蕊兮頽紅唱罷漁歌人歸渡  
口敲殘霜杵月浸波中莫不對金風而感物色思零露  
之濃濃

沈孫兩烈婦

沈烈婦合肥張衡女嘉慶廿五年年十九以十一月十  
四日歸同縣沈莢道光元年三月初六日莢病歿張卽

以是日絕粒越十三日人定時卒是月廿一日又有孫  
極熙妻余氏絕粒殉夫數日之中得兩烈婦具見風俗  
之美

玉筯

劉芙初嗣緒瀕歿鼻垂玉筯五寸許釋家之言亦竟有  
徵可怪也公子延和以狀來乞銘具載之余削不著錄  
懲子弟逃學

太孺人言嘗見人家子弟入塾步步回顧甚者流涕被  
面最爲可憎然皆姑息致之也若解塾後屏果餌之賜  
絕撫摩之愛督令危坐稍欹側倦怠卽訶之彼自以爲  
苦不如在塾讀書之樂矣述示兩女並令聰應誌之他

日以語汝婦也

朱子尊鄭氏

宋胡絃論甯宗爲孝宗之服止應稭年以光宗雖病固尙在也朱子心非之而無以折後見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定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因歎若無康成此事終未有斷決而自訟學之不講其心服鄭氏如此

孫淵如詩

嘉慶四年

睿廟初親政洪編修亮吉上書三府言事孫糧儲星衍

作詩譏之有梁冀初誅海內清朱雲何事欲捐生之句  
朱雲梁冀固各有所指然世相去大遠究難連屬若改  
作李雲則又不可云海內清矣

生子之早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國君十五生子方望溪氏謂漢平  
帝年十二王莽欲以女配故劉歆先竄此於經其識精  
矣然必謂十三不應生子則亦不然北齊瑯琊王儼被  
害時年十四而有遺腹四男陳後主妃張麗華十歲得  
幸卽有娠生子遲早固不齊矣

帳

北史宋世良括丁河內魏孝莊帝曰如卿所括過於本

帳隋書通事舍人趙元愷造職官辭見帳未成庶子劉  
榮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又王世充爲上閱視江淮良  
家女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  
上云敕別用不顯其實今別作賬非

西魏蘇綽始定  
記帳戶籍之法

顧

漢書丙吉以私錢顧胡組郭徵卿養視皇曾孫顏氏家  
訓三九公譙則假手賦詩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今別  
作僱非

隋書不避世字

隋書避太宗御名傳王世充作王充與韓擒同例然篇  
中序道士桓法嗣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謂

上篇言世下篇言充仍不避世字

母在爲妻杖

楊伯厚

大塘

以妻喪來赴自稱不杖葦時伯厚惟母在

余報書以爲宜杖後以狀來乞銘仍署不杖蓋難於違俗其實非也喪服小記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正義舅不主庶婦故庶子得杖然則父在不爲妻杖亦止嫡子宜然耳以父於適子之婦爲喪主也衆子之婦其夫皆杖卽孤子之於婦可知矣

雜記疏父歿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稱

項羽

聰應讀項羽本紀余問項氏何以不得天下答言弑義



帝此自是一罪然不止此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斷之以  
孟子之言而羽之無成可知矣讀史者輒爲之不平非  
也

羽非有所愛而不加刃於沛公也沛公方入關功大遽  
爲羽所害天下必不服羣起而畔楚矣此羽所以疑而  
不發也卽范增亦非敢顯害沛公也其意欲給項莊擊  
殺之座上而旋殺莊以說於天下計亦不盡善是以玉  
玦三舉而羽卒嘿然不應也

范增

范增拔劍撞玉斗謂項王天下者必沛公此時懷王  
尙在增安得以天下屬之項氏邪然則前此冠軍帳中

之誅後此衡山江中之弑皆增謀也增之將歸言天下事大定君王自爲之正指此二事自命爲非常之功而蘇氏乃咎增不以斬宋義時引身而去情事相去遠矣立懷王

項氏立懷王自度能終事之乎其心固以爲權宜之計矣唐王起義兵亦必立恭帝而相之然後自托於禪讓變光明爲曖昧前後一轍何哉

### 弑義帝

史記項羽使衡山臨江王擊殺義帝江中漢書作九江王厥後衡山九江並爲漢用旣卽位首封衡山爲長沙王若以趙盾不討賊經書弑君之律例之雖爲發喪袒

而大哭亦何以自解免乎

### 禪學

子居謂劉念臺先生純是禪學

子居研精釋義而諱之頗深如此言非指摘儒

師正陰張禪學余嘗面詰之子居笑而不答

仲倫答以無論禪不禪其人已

無可議然哉殆可謂躬行君子之言矣卽如顏魯公好神仙家言固不當以魯公故尊道術亦豈得以道術故薄魯公邪朱陸異同之爭於是乎可息矣

### 足下

古人書疏某某足下不定作起公孫宏舉賢良其邑人鄒長倩遺以生芻撲滿書中云猗嗟盛歎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下忠

貞與溫忠武書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柰  
此事何又韓延之報宋武帝書直云劉裕足下亦在半  
中

溧陽公主

侯景伏誅烹屍於建業市百姓食之至於肉盡溧陽公  
主亦與食焉此事之變而得其正者也

史漢例

子居論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不題二騶淳于此法史家  
亾之久矣抱經先生云史家有因事再見之例史記淳  
于髡增孟荀傳以諸子故略見至滑稽傳始詳漢書夏  
侯勝有傳而儒林傳中衆經師傳授之次第亦不得獨

遺之張放既埒見湯傳而佞幸傳又載之後來不解此  
意遂以複見爲嫌矣

畔屬不坐

張安世女孫敬爲霍氏婦禹謀反當相坐安世瘦懼形  
於顏色宣帝特赦敬以慰其意 國初將軍孫延齡畔  
埒吳逆其妻孔四貞以定南王故不誅寬大之典正復  
相類

字義不隨音變

抱經文言易有三義變易不易皆音亦而易簡之易則  
以鼓切爾疋釋詁合朕賚畀卜陽予也合朕陽爲予汝  
之予羊如切賚畀卜爲予奪之予羊汝切廣疋釋詁遂

曷畋畋畢粹終竟也遂曷畋畋爲疆境之竟居影切畢  
粹終爲終竟之竟居慶切皆通作一條此乃字義不隨  
音爲區別非假借也按周禮春見曰朝注云欲其來之  
早亦仍以朝旦爲釋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  
之變注云志古文識識記也禮哀公問子志之心也注  
云志讀爲識識知也是識字不分去入也說文假非真  
也而引虞書假於上下是假字不分上入也又如美惡  
之惡好惡之惡古亦互用漢書呂后紀我妃旣妬兮誣  
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是也

合肥學舍札記第三

合肥學舍札記第四

陽湖陸繼輅孫

識幟通用

叔孫通傳設兵張旗志蓋幟與識通而志爲識古文也  
後漢虔詔傳以采綖縫其裾爲幟皇甫嵩傳著黃巾爲  
標幟皆識字

據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禮運  
某未之遠也而有志焉皆古識字

巨

項伯語項王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服虔曰  
巨音渠猶未應得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巨讀曰詭猶  
豈也按項伯雖羽季父然方爲沛公緩頰其言不應徑  
直如此若云未能遽入語卽和緩服說是也



頌繫

如淳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

按說文頌貌也從頁公聲余封切假借作寬容今有讀頌

繫爲去聲者誤吳王傳他國吏來捕  
凶人者頌共禁不與

折衝

呂氏春秋孔子曰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乎注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車有道之國使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按衝通道也從行童聲左傳及衝是也以借爲衝突之字遂爲車名也今書作衝

種稔之種

上一字從禾重聲先種後孰之穀下一字從禾童聲樹  
藝也周禮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稔之種今  
本作種稔之種正互易詩于以采芣南澗之蘋  
今本作蘋濱亦互易

險

漢書英布傳上險謂布何苦而反趙充國傳兵難險度  
險讀曰遙按周禮禮記后夫人俱服揄狄揄雉名讀曰  
搖

晁

鼯與朝通左傳衛大夫史朝風俗通作史鼯其後爲鼯  
氏又作晁從日從兆日初出也漢書鼯錯傳作鼯其別  
見吳王傳中並作朝錯說文鼯字注乃云杜林以爲朝

且非是疑有誤

又巖助傳鼃不及夕  
師古曰鼃古朝字

賁

說文賁從人求物也貸施也漢書凡句賁字並作賁若卜式傳貧者賁之王訢傳以明恩貸則皆作賁今借賁爲差忒之字而從人求物乃反作賁矣

溺字三音

溺從水弱聲而灼切溺水既西之本字也後去水爲弱而以溺爲湛休之字奴歷切又韓安國傳死灰不復然乎然卽溺之溺奴弔切讀曰暴一字三音久之而本音或有不知者矣

目

漢書以字皆作呂獨高紀夫人嬰兒皆以君作以蓋元本乃似君後人疑呂后不應亦似高祖故妄易之不知漢書都無以字且似君者乃言夫人嬰兒骨相之賢正與君相似非云狀兒相肖也後呂后稱制不僅從夫之賢似君之說不益驗乎

史記卽作似君

儒林傳呂立先王之教注音以二字而無師古曰不知何人妄增傳中呂字凡數十見呂聖德遭季世呂答禮行誼呂文武之道成一王法俱在此句之前並不注故知非顏氏所本有而毛氏刊版時竟未削去也

玉

上兩畫微近下一畫稍遠者王字所謂一貫二也三畫

遠近均者玉字也本屬兩字無煩加點加點者朽玉也  
周禮九嬪贊王注不云王當作玉而云王讀爲玉自是  
漢儒注經之慎然學者或疑王字本有玉音矣逸論語問王篇

或云實問玉也

### 鈎弋夫人

漢武趙婕妤之死豈可爲訓乃後世竟有效法之者至  
後宮有娠輒禱天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而其後  
卒以母壯子幼致亂班氏削不著錄但云有過譴死其  
識遠矣

### 交龍

史記高祖醉臥其上常有龍呂后云季所居上常有雲

氣所謂龍者卽雲氣狀如龍也其後范增使人望霸上軍亦云氣成龍虎蓋靈徵異采在母已然故太公往視媪見蛟龍於其上蛟龍自是二物而兼言之者正見雲氣蜿蜒璀璨不可主名其狀或如蛟龍也帝王世紀黃帝征蚩尤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宋書宣太后陵有雲在松上如車蓋皆撫繪之詞已而有身者時太公未察媪有身已而始知之非云龍交而有身也自漢書省蛟爲交遂滋異議至云高祖自知非太公子故不爲項羽所刼持何其言之鄙倍無忌也且漢書省偏旁之字甚多如砥硃直作武夫豈得云勇士不如美

玉邪

夢與神遇

班氏之意祇言夢見神人耳師古引不期而會爲解已屬可笑而後來注漢書者乃轉輾援引草蟲詩箋以實高祖之非太公子吾不知媼爾時述夢於何人而遂流傳以至今日也

薄太后將幸夢龍據其脅帝曰貴徵也爲汝成之昭霸夫人之夢蓋亦猶是耳

車千秋

田千秋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爲車丞相而孟堅直云車千秋已非體下復云本姓田氏似已改姓車氏者然尤謬杜欽創爲小冠當時號小冠杜子夏孟堅亦將曰冠欽本姓杜氏邪何以異於是

漢書衍文脫字

高紀上問所以得天下高起王陵對曰高起二字疑衍  
昌邑傳陛下之詩不云乎之字疑衍司馬相如傳相如  
病甚可往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後字下疑脫失守高起  
官者先起而對陛下之詩注陛下所受之詩  
若後之矣注若今去已在他人後俱未妥善

### 保辜

保辜師古曰各隨其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  
死則坐重辜也公羊傳注鄭伯髡原爲大夫所傷辜內  
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不曰保內保外而  
曰辜內辜外則顏氏坐重辜之解非矣蓋辜與估通計  
若干日當愈使自保之不及期而死則抵罪也

### 辜權次傳



陳咸傳發其姦滅沒入辜權滅物辜權卽今估計也淮南傳載以輜車令縣次傳次傳卽今遞解也

刪詩

聖人存詩旣云善者可以感發善心惡者可以懲創逸志則安所得不善不惡之詩爲聖人所不錄者乎旣而思之蓋古人亦自有玩物適情流連光景之作夫子以其無關風化姑分別置之七十子之徒不甚愛護久而散失遂不傳於世若舉而焚棄之當亦聖人所不忍也

有以近來詩集太多而欲爲  
秦相李斯者戲爲此說答之

漢書多古文

周禮保氏正義形聲之字左右上下內外凡六等苟知

其意偏旁可去漢書多古文如值爲直歌爲哥佚爲失  
傑爲桀晉爲要網爲罔供爲共屢爲婁渡爲度伺爲司  
俸爲奉藏爲臧懈爲解擁爲雍崛爲屈傳爲事臆爲意  
胸爲匈肢爲支仰爲卬不可悉數然亦有加偏旁者如  
專爲剽厭爲屨支爲枝眵爲懼單爲禪之類是也

別字

問名則知其字問字則知其名名與字皆一而已至趙  
宋而老泉半山始紛紛矣然漢人亦間有之虞詡祖父  
經治獄平恕自言子孫何必不爲九卿故字詡曰升卿  
而水經注引虞詡碑諱詡字定安章懷太子以爲詡之  
別字

適莫

江南鄉試題君子之於天下也一節余語請生此君子正是夫子自道無適無莫無可無不可也義之與比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蓋聖人格物致知造乎其極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故能不求比於義而義自與比也若大賢以下正宜有所必爲有所必不爲立義爲鵠而以全力赴之如之何其無適無莫也時文家不知適莫爲求仁從義之要動輒說壞非經意矣

李大遜

或言李充妻勸充與兄弟分異充何難訓誡之乃給令具酒呼鄉里竟爾斥逐矯激之行不如繆彤遠矣予應

之曰公言誠當然立論之不可偏者防其流弊也世俗私妻子薄兄弟久矣雖曰以大遜之事相誦說猶患不能矯枉而君乃慮其太激乎客去因記所言以示聽應

漢文帝

論史者多以孝文之賢不能與三代之治爲惜吾意不然觀其卽位之初論功行賞之不公固知與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異矣其後請立太子而欲傳賢何其言之不誠也

漢公主

漢公主氣節掃地丁外人奉詔及大將軍令明侍鄂邑不絕其驩武帝親呼董偃爲主人翁館陶死遂與合葬

尤可怪也烏孫國王昆莫尙江都王女細君昆莫年老猶未死卽使其孫岑陁尙之主不聽上書言狀有詔從其國俗岑陁竟妻細君生一女其後楚王女解憂三爲烏孫夫人生四男兩女失節之咎上實使之於女子又何尤焉

### 魯元

魯元公主韋昭曰諡也師古曰呂后語高帝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諡當時已謂之元不得爲諡韋說失之此殊不然漢書家合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史記作高祖又張敖謂貫高先人亾國賴高祖得復秋豪皆高祖力史公於此等錯誤不甚措意顏氏將云當時已謂

之高不得爲謚邪

呂后紀明言賜謚爲魯元夫人

酒讎數倍

高祖每酌句 酌飲句 酒讎數倍言高祖每往酌負媪更酌飲而兩家之酒讎輒數倍於他日以爲高祖來飲之祥故歲竟折券棄責不復索償也震川歸氏點定本高祖每酌酌飲酒七字斷句 讎數倍三字句 則似高祖倍讎此兩家與下折券情事不合

左司馬得

漢書高紀泗州守壯兵敗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司馬名史記泗州守壯兵敗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州守壯殺之泗州守壯四字何煩複述必是

衍文不得據爲得非人名之証

第

第但也語緩爲但語急爲第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地第音相近遂以當之非有文誼假借也

摺

國語公父文伯死其母戒其妾曰無瘠色無洵涕無摺  
膺韋注摺叩也土刀切今填詞家所習用韻府收入十  
七洽者乃摺字

說文無此字

誤從音而豪韻反無摺字

嘖

史記晉鄙嘖嘖宿將說文諧大聲也讀若竿姪革或從

口聲類云嘍大笑啣大呼蓋信陵恐晉鄙合符而心疑之叱咤不肯授兵觀其舉手曰何哉宿將意氣正爾如見

甯馨

宋書前廢帝紀太后怒語左右將刀來破我腹安得生如此甯馨兒甯馨卽如此蓋誤用山濤語

字義不可解

字義有不可解者嘗聞段大令玉義說笑字必應從竹犬叩其故卽亦自言不能解但玉篇廣韻干祿字書爲可據耳後與錢獻之州倅坊同客丹徒偶以語之州倅不謂然云應從艸天風吹艸天屈如人之笑此乃小變



李陽冰竹受風吹之說非確詰也說文來字注引詩詒  
我來麤言天所來也故以爲行來之來然則夏殷之世  
曾無來字邪姑記於此俟更質之識字者如禹尚皆處  
王名者非由二王始製此字也至伊爲伊尹僅爲  
僱任僱爲人姓僅爲人名則似已前本無此字矣

類記獻之語

獻之語予婁字爲毋中女攬其處子卽此字加手旁者  
俗也又云說文無庵字今依三公山碑作菴吾意當作  
閤按說文婁空也又借爲數漢書婁字  
都不加口閤閉門也又俗  
爲暗錢說未知何據類識之

漢書次第

漢書以外戚元后王莽三傳連屬義例最精南史劉之

遊傳梁鄱陽王範得漢書真本外戚傳在帝紀之次疑  
轉非班氏之舊

哉生

予詩用哉生字或詰之謂生魄朔生明朔按月朏爲哉  
生魄望爲宥生魄宥大也全月皆明也望後一日爲既  
宥生魄晦爲死魄朔爲既死魄二日爲宥死魄魄者月  
質也故可云生死明則生矣不得復言生此僞尙書之  
陋也

荀劉

荀彧之事魏武劉穆之之事宋高雖爲知己者用然皆  
乃心帝室未嘗贊成逆節故曹公將受殊錫而文若違

言太尉將進宋公而道和遽歿二人所事固漢晉之相  
臣非魏宋之新主也差應有辨

王季改葬不可信

戰國策王季葬於楚山之尾灤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  
按喪大記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蓋岐周之  
制土厚塋深其葬僅不及泉非樹碑繞紉輓轆下棺無  
以從事縱使墓爲水齧安得見其前和此策士悟主借  
事造端韓非劉向亦往往如此不得據爲實事也

其言似不足者

論語過位節其言似不足者與周禮朝士錯立族談之  
禁不合劭文以爲聘禮則使臣有寡君命臣於庭二三

子皆在之對其說是也而黃小仲以攝齊爲疑不知攝齊非摳衣也摳衣乃卽席就坐之儀若升堂見君暑無褰裳安得摳衣以登乎詩旣醉朋友攸攝正義攝者收歛之言登階之時齊易發揚故宜加意收歛之戰國策攝衽抱几觀攝衽可以抱几卽知攝齊之無妨於執圭矣

陽唐通耕青之誤

陳伯游

方海

儷文工雅亞於彥聞頃示所箸幕賓賦甚

佳惟以刑字入陽唐爲不合蓋鄭氏庠以東冬江陽庚青蒸併爲一部而伯游仍其誤也然此誤相沿已久傳殺舞賦以容不虛生韻在水湯湯魏武帝蒿里行以干

里無雞鳴韻萬姓以死亾東漢人已有混而同之者

齋日三舉

王齋日三舉不食餽餘也鄭注引論語齋必變食爲釋  
至當不可易若如潛溪鄧氏明齋王氏改三舉爲不舉  
則下文但當云大喪不舉大荒不舉何煩歷加一則字  
邪朱子注論語以不飲酒不茹葷嘗變食亦未嘗言不  
舉也

姓

氏非姓也如魯鄭姬姓而三桓七穆則皆氏也太史公  
承秦項喪亂之餘氏族之學已紊遂率書曰姓某氏特  
不知鄭氏禮記注何以亦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

豈沿史記之誤邪

門生

今世弟子於師自稱門生非也門生者弟子之弟子故後漢書賈逵傳顯宗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又鄭元傳諸門生相與譔所答弟子問爲鄭志而泰山都尉孔伋碑既有弟子復有門生故知論語門人不敬使門人爲臣仲子之弟子也門人欲厚葬顏子之弟子也何謂一貫曾子之弟子也治任將歸端木子之弟子也皆對夫子而言之也至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子之弟子何不可者而或據此爲門人卽弟子之證過矣

文王稱王

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者受天命稱王也故詩  
文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天命王天下史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同里賈子霄鳳堅執以  
爲皆不可信按中庸言追王太王王季而反不及文王  
是文王已稱王不待周公追王否則必云周公承武王  
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矣

樊子學稼

樊子請學稼憤不見用而諷夫子以隱也夫子若不喻  
其意者然故又請學圃夫子心感其言一則曰不如老  
農再則曰不如老圃誠不如彼其人可以置天下於不

問而自樂以終老也樊子未達而出不可不正告以治天下之道但得所藉手亦甚易易小人云者正爲樊子一破其曾中之塊磊而非以稼爲不當學也

### 固天縱之

昔人謂固天縱之斷句將聖而又多能也此說甚佳吾意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以禮字屬下句亦令讀者洒然至孟子齊饑章卒爲善士則之皆三字斷句而以野字屬下似未妥善

### 紀泰山銘

高初亭太守

澤展

以所搨唐開元十四年泰山磨崖銘

見貽分書大徑四寸其文與舊唐書禮儀志不合者二



十餘字如宰相庶尹石本作宰衡震堦九寓石本作震  
疊辭義相近或後來史臣所更定惟銘辭追序高祖太  
宗高宗中宗睿宗功德故云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唐志  
獨遺睿宗而以恭己南面氤氲化淳屬之中宗則無是  
理矣石刻中宗紹運舊邦維新下有睿宗繼明天下歸  
仁八字乃知文義本完備而志特遺之不應如是之疎  
殆鈔版時譌脫邪

申論爲人後者爲本生之稱

余嘗論爲人後者於本生不應改稱伯叔父是說也近  
似歐陽文忠吾友薛畫水見而非之非之誠是也然鄙  
見固有不盡如文忠者文忠之意特以禮經有爲其父

母之文以爲明明稱父稱母未嘗因降服而並易其稱

此曲說也司馬文正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因服立

文舍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固已簡而

明矣而趙瞻爭之尤力瞻之言曰義無兩父服無二斬

乃敢裂一字之稱以亂大法夫禮有出母去婦之文出

不爲母去已非婦辭窮直書豈足援據 本朝顧亭林

氏亦云謂所生爲其父母者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

母也未爲人後之時以生我者爲父母已爲人後之後

以命我者爲父母蓋帝王授受之重固應統於一尊卽

士庶之家亦以大宗爲重諸說誠無以易若宗法旣紊

凡無子者皆得立後

如先兄之於叔父應應之於繼進皆非爲大宗後也則爲後

之塗既廣卽本生之殺不應太嚴且古人於世父叔父

往往竟稱爲父班固蔡邕文皆可證

王莽傳繼四父而轉政是孟堅稱叔

姪爲父子也

乃以本生故反斤斤於此一字而必以伯叔冠

之心所不安今加本生字於父母之上與父母不患無別又何嫌乎嘗見鄉里之爲人後者有直稱本生父母爲父母而於所後之父母反創爲嗣父嗣母之稱則大謬矣鄙見如此他日更以質之宛鄰仲倫申耆道久卿山申受諸君未識以爲然否

石晉出帝稱本生爲皇伯父

晉高祖之崩五子已皆前死而重睿方幼諸大臣因立重睿子姪之間親疎有幾而國賴長君况重睿之爲高

祖子非一日矣固高祖之命也歐公違禮廢命之譏已非晉大臣所任受至出帝稱敬儒爲皇伯父統於一尊昭然大義而以爲滅絕天性是於禮經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文始終未喻其指也亦可云固執矣

### 天行健

余自小時讀易卽疑聖人釋象皆著卦名不應於乾卦首亂其例變乾爲健乾健同音得毋古字通用邪後讀武大令億經讀考異云乾古字作健見古今韻會傳易者因轉寫作健蓄疑數十年忽得左證爲之快絕又今讀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各四字爲句於例亦不畫一九家易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是以天下雷行物

與斷句而卦名仍另讀也

誅字在侯韻

顧亭林答李子德書音畫也明夷誅也古人讀畫爲注  
正與誅爲韻而引張平子西京賦爲證愚意孫奕改誅  
爲昧固謬亭林讀畫爲注亦非說文囑喙也陟救切亦  
通作味曹風惟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字從口朱聲凡朱聲字皆屬侯部顧氏不求朱字之  
音以從畫字而改畫字之音以從誅字誤矣至西京賦  
徹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巡夜警畫附字符口切  
正厚部中字也

辨顧亭林語

顧亭林與人書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有此二子於胷中終身不能登峯造極斯言過矣學杜學韓趨向不可謂不正若薄其有所依傍則孟子何以言師文王何以言學孔子士生古人之後而不學古人輒自命爲別開生面正今日學者通病豈復可以先生之言益壯其自用之氣邪卽以先生之文論之亦自調達盡意而究不得與於作者之林者徒以不學韓歐也先生持論平正獨此條不敢增和特辨之以示子弟吾與點也

此章與顏淵季路侍章不同夫子明以如或知爾爲問故三子各言經世之志曾點平居本無不吾知之歎所

謂異乎三子之撰也夫子忽忘其發問之本意獨深許之以爲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則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亦何嘗非物我無閒曾次蓋聖人雖志在天下一聞春風沂水之樂不覺喟然動歸隱之思吾與點也云者言吾安得功成治定而與點共此樂也集注過於求深似與當時語意不合

非其鬼而祭

祭非其鬼與見義不爲何以連類而及蓋爲季氏冉子言之也旅泰山祭非其鬼也弗能救見義不爲也曰諂曰無勇蓋猶薄責之云爾

尹冑碑

尹冑碑額從銘二字篆法絕佳疑本從事尹君碑銘六  
字而中四字漫漶拓碑者遂遺之也銘辭位不福德壽  
不隨仁福蓋讀若副然應從衣不應從元西京賦有此

福字

仰福帝居陽曜陰  
藏今本作福非

易象何以爲周禮

鮪埼亭集有董秉純者問於全謝山易象何以爲周禮  
善哉問乎而謝山不能答也吾聞張氏之言日記曰禮  
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  
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  
是說也諸儒不能言惟鄭氏言之又曰往嘗疑鄭君箋  
詩以昏期盡仲夏已前於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



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筮義蓋  
出於此又嘗以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  
讀晉康侯之注諸侯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  
後知易有三代之制其他如此者甚衆惜乎唐之師儒  
未有見及此者遂使禮家微言泯沒而不傳也以此答  
董君乃不負此一問

漢諺

該餘叢考集漢人諺語問字不休賈長頭說經鏗鏗楊  
子行之類凡數十條余引曹全碑爲補一條重親致歡  
曹景完

名士

該餘叢考言名士之稱始於月令徵引張耳陳餘以下數十人然漢書王莽傳載崇金涉箕閔陽竝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此五人又在種彘荀攸太史慈等之前

混號

該餘叢考引呂氏春秋夏桀號移大犧此爲混號之始於是自漢至明徵引至四千餘言可云好事矣然猶有遺者鈞弋捷行號拳夫人田千秋號車丞相杜欽號小冠杜子夏東昏侯呼羊關爲禿鶯童貫當國當時稱爲媼相皆混號至井底蛙冢中枯骨借面弔喪監厨請客

則不可謂之混號矣

古文辭類纂

向聞姚姬傳先生有古文辭類纂一書頃康蘭皋中丞始爲刊版行世所列前明及本朝作者止歸方劉三家唐襄文廣右戰功序爲明一代奇作而桐城宗伯論最工皆不錄震川壽序錄至四首恨先生已不獲面質也

僅

姚謂僅字以多爲義而引晉書劉頌傳三代延祚久長遠者僅將千載趙王倫傳所殺害僅十萬人爲證非也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在月之幾盡故

曰劣及是月此僅之本義也僅將千載者言享國久長  
斬之猶將千載乃反言以見其多與江文通別賦暫游  
萬里少別千年句法相近又韓文初守睢陽士卒僅萬  
人柳文賢人才士被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蓋僅與  
斬通亦借作近也

武侯出師表

文選但題出師表俗本妄加前字姚仍之非是

老蘇送石昌言引

建大旆從騎數百兒時見昌言安知其如此姚云此明  
允曾矜陋處昌黎必不然按文中固云富貴不足怪吾  
於昌言獨自有感也是大旆云云者乃文辭開闔頓折

應如此非有所羨也安得遽以爲陋

廉山詩

萬廉山初至吳門才氣甚盛嘗有詩贈李安之學璜云  
江南百戰無堅壁行內伯言真勦敵獠兒僚皆有周郎  
顧曲無心坐愁寂周郎者周少蓮伯言以况余而獠兒  
則自謂也余見之戲以詩答有君毋知進不知退勸君  
南轅且返旆如僕碌碌何止數百輩強宗大族傾國來  
相警恐君不免南冠囚云云君爲大笑不相見久不知  
意緒近何如也

合肥學舍札記第四

合肥學舍札記第五

陽湖陸繼輅孫

都門餞別詩

先君子以乾隆五年三月出爲福建連城令都門師友餞行之作繼輅所及見者虞山首倡餘皆次韻惟淺溪丈別操長歌並錄於左都二十九首

常熟蔣文恪公溥

出宰新羅邑花明淑氣妍海疆思德政鳧鳥儼神山

隱金銀氣

縣西南西寶山有白光發林麓間或以爲金銀氣

心如冰鑑懸民謠

歌麥秀報最有人傳每喜論文久何堪此一行春風

著隄柳灑淚把瑤觥去我七千里送君三兩程數行煩

驛使好慰別離情

水言三

同里劉文定公綸

讌罷大羅天鶯花憶最妍一麾來作宰雙鳥去如仙望  
以登韓重情因借寇懸君家鬱林石清節至今傳笑  
指無諸國長歌于焉行谿饌呼振舵蕉荔勸持觥到縣  
看山色編詩紀驛程艸堂懷夾漈相送不勝情

番禺莊相國有恭

帝里春光好旗亭柳色妍一官初作令雙鳥已成仙金  
櫃千峯聳邑有金山琴堂一鏡懸清風應載道處處頌聲  
傳赴闕成名早還鄉衣錦行板輿迎鶴髮花縣捧金  
觥拔薤無妨捷搏風莫計程臨岐一相送翹首有餘情

同里程文恭公景伊

入洛聲名賢之官節物妍文章推積玉衣鉢豔登仙綵  
服青春麗輕帆細雨懸彭錢看捧檄勝事里間傳 閩  
海仙靈窟雙鳧冉冉行郵亭榕葉路官閣荔支觥力展  
書生志甯隨俗宦程清時堪樹立判袂不勝情

新建裘文達公曰修

離筵當二月芳意十分妍赤縣思賢宰烏紗是散仙春  
風雙騎遠海日一帆懸載石君家事遺檄今尙傳 好  
去莫辭遠前旌搖漾行壯心誇捧檄別意記浮觥風物  
諮遺俗鶯花慰客程故鄉經過地爲我寄羈情

同里蔣侍御和甯



栽花臨海上次第趁春妍繡虎才人少飛鳧令尹仙灘  
聲當郭合峯勢入樓懸如此奇山水都須惠政傳 驂  
篠兒爭迂攀條客送行三間辭老屋一石醉離觥白裕  
杏花店紅纒芳草程長途頻入夢予重故人情 祇覺  
爲官易真輸文筆妍千花人上第一水客登仙宦興爭  
春發鄉心帶月懸連城舊聲價仍借縣名傳 作宦先  
歸里

殊恩在此行聽殘青社鼓酌彼紫霞觥晝舸攜家具牙  
籤報水程沿汀啖花蛤清絕長官情

沈君瀾

單車閩嶠路花柳及春妍卻過鳴珂里還攜上樹仙

道旋里挈眷同行

山城孤鶴唳海角一星懸  
采得風謠好從教

雁戶傳

璫院連年擢仙臯  
此日行花封新到  
邑酒泛

舊時觥旅橐  
裝詩帙郵籤  
數驛程風懷  
知不淺天末迴  
含情

周君景柱

舊聞東冶地勝賞得幽妍  
海水通三島江峯入九仙  
榕陰冰簟冷荔實火珠懸  
忽露雲中石晉安有石隱雲霧間  
官精乃見也

清名萬口傳

才子之官去春風得意  
行綠篔迎卷旆

紅酒佐飛觥

閩地多釀紅酒

筇復臨山驛杉船數水程  
還將士

龍賦一寫宦游情

溧陽陳君大論

迢遞文溪邑花封春正妍五車欽積學雙鳥羨飛仙別  
緒垂楊繞離情落日懸遙知駐馬處清蹟喜相傳更  
羨揚鞭去還從桑梓行承歡戲綵服話舊泛金觥錦製  
三秋候書回萬里程江東與冀北天畔總關情

無錫秦丈勇均

捧檄牽帷去春城景物妍瑤林騰鳳采霞嶺卜鳧仙壺  
裏冰常潔庭前鏡朗懸三年勤報最謳頌聽遙傳放  
鶴亭前路曾同千里行辛亥歲同館於彭城張氏雄詞  
驚奪幟豪興托傳觥星月懷三匝雲霄共一程報

君期努力蘭譜曷勝情

南昌涂文逢震

閩嶠之官去嵐光早莫妍雲霞生海氣巖壑隱神仙丹  
荔風枝綴紅蕉露葉懸使君吟興好解舍句頻傳祖  
席當三月相看叱馭行栽花知滿縣折柳勸飛觥白雪  
開吟卷青山數驛程中年惜離別惆悵不勝情

南城魏君允迪

我愛連城陸風流別樣妍須知墨綬吏不減玉堂仙  
未得庶常改授海國珍奇聚江山圖書懸謝公樓上望  
應有句堪傳 匝月知交好送君今遠行微疴惟勸藥  
時君小病初愈惜別不持觥邊雁催鄉思荒雞促早程數行郊  
外柳牽拂若爲情

程君巖

驛路鳴騶去春花到處妍琴聲調古治臆影度飛仙氣  
誼平生在心旌此日懸海邦歌父母早晚玉京傳 治  
世須經術君今及壯行新詩籠短袖別緒付深觥雨露  
霑濡日鶯花次第程春明門外路楊柳不勝情

同里蔣編修麟昌

長安有籠復有筌禽邪魚邪拘盈千一客避囂掩雙戶  
不雪亦作袁安眠眠來布被當頭擁誰解東隅赤輪湧  
暮聞冬冬斂門聲驚起游魂神洵披衣立向疎櫺看  
有奴手執烏絲紉前言主是連城尹三月八日將之官  
總總致辭猶未畢復有寸緘手中出緘云遠作飛檄行  
索君一詩壯行色補山補山我何言椿堂舊景其無謬

爾時乾坤若斗室，躋足便觸千重藩。生不逢蘇門落落  
步兵侶，又不耐邨師涼涼。與踽踽，惟我爲君作楚歌。惟  
君爲我作吳舞。歌歌舞舞莞爾間，有時相對增愁顏。大  
珠小珠眼底落，羊裘萬點霜楓斑。蒼茫意氣孰相似，長  
鯨未沾一勺水。天池烟霧罨，埜來涸轍之鮒躍。然矣凌  
空躍過石，勝嶼會向滄波浴。鱗去掉尾，掃取八閩雲。洒  
作千邨萬邨雨，迴思兩載相周旋。雅知君力堪承宣，翮  
翩墨綬出京邑。鳴琴何必輸先賢，况復連城東北之劇  
地。保障百里重，儒吏簿書雖屈士。元才盤根可礪虞，詡  
器勸君暫軟彭澤腰。勗君小試武城刀，百壺荔酒清且  
馥。盟鷗關外春風高，行行莫瀉別腸淚。彼間望君如望

歲經營一夢尾君行君其東爾馬首南爾旆

此詩與先生集中補

有不同蓋後來所改定此依手書本錄入

### 孟塗佳句

桐城劉開孟塗姬傳先生古文弟子也然其文不盡守師法故余尤愛其儷體嘗跋其後云拾其片語皆焦氏之奧詞檢取數聯成連珠之妙製而作者才思噴湧用之如泥沙非虛譽也其詩長篇九勝茲錄其律句數聯以爲吉光片羽之玩傷逝云夢中不識重逢樂覺後翻嫌一見多楚中雜感云地開豪傑爭雄局人得江天最早秋粵中雜詠云山窮不覺南天盡地僻能令上客來歡娛社稷辭良夜歌舞江山換主人全邊地險分三路

一日天光并四時龍戲日珠紅照夜鯨翻海氣綠侵樓  
潮來曉霧都成瘴日暖秋光不受雲贈僧云乾坤有我  
愁難遣仙佛無家道易成有感云眼前奇士誰爭命事  
後庸流善論人抵星渚云人與暮雲同路出詩和春恨  
一時刪寄家書云有書難寫方成恨生子能游便不才  
渡黃河云星日氣皆隨水變泥沙源豈自天來齊都懷  
古云仲父何功由鮑叔昌黎失意感田橫燕臺懷古云  
沙塵欲變三春色冰炭同經六月秋雜感云國士難成  
因負氣佳人遲嫁敢傷春奇興夜生思畫馬高原風起  
聽呼鷹黃菊飽餐畱句遍滄江歸臥避名難客感云萬  
里我猶嫌路短四時天易繞秋來



又錄孟涂文

今使植孤介之操抱胞遁之德梯袍華於朱黻茅茨豔於丹楹可以謂之高蹈而幹時之量弗聞焉馳精八極勞眺三辰託回殿以遠游指弱海而言邁可以謂之逸軌而垂範之美無取焉至於藻厲名行履蹈法度生雖晚近而兼周正之才居遠瀟湘而多楚騷之怨則我陸君祁孫卽其人矣祁孫淵才亮茂正度宏毅清裁有標世之稱素業負絕羣之譽羈貫之年克荷先軌名父之子敦尙家風而且含實守信本自性成篤學好古捷由天授揚灑於時彥藏華於當春固宜神龍噓雲憑尺木而致雨棲鴻得路偕勁風以凌虛匡贊清時宜昭懿德

而乃局志一官秉鐸百里是猶鸞鳳競粒於庭場龍麟  
雜廁於芻豢也開交君十載縱吻千秋朗月照人不自  
覺其暱近惠風披坐猶時習其清芬離思易長良會苦  
短惟期敷陳德教雅好人流無秉心矯迹之奇有揚光  
發輝之望庶幾獎我善類宏彼士林抑下扶高排方入  
直足以陶冶薄俗鎮靜頽風使車笠之盟長溫陰雨之  
刺不作今之交道難言矣風誼彫喪黨習糾縈軒已而  
輕人是同而非異互爲腹背別有肺腸荆棘其中而蘭  
蕙其外金石其始而冰炭其終如君亮直清方純篤閑  
正以云求友舍斯誰歸所惜羊仲多貧長卿善病園花  
作榻妻守藥爐刺鳳爲旛女求神艾是蓋由絲竹之感

損謝傅於中年芳草之情牽王孫於遠道離愁伐性風景  
景攻懷等蒲柳之早衰有雲鶴之清瘦固雋才之爲累  
亦多情之所致也開近年以來奔命風塵效役書史夜  
對月而無興晝御酒而寡歡嵇中散疎懶不堪張君嗣  
疲倦欲死惟烟墨宿緣文章痼疾則結習所不能暫釋  
者耳固承惠愛輒頌光儀累辭無文書以爲贈

江南

蕩而無節東門宛邱之指也

烏生八九子

烏生子至八九之多而皆闕絕父母生死不能相問何  
情事之慘酷也白鹿以下極言無辜遇害之多若云彼

助要侍從之臣山林飛遜之士猶不得免矧我小民又  
安足道末乃歸之時數以料其無可柰何之痛喻意深  
切著明爲此詩者其當莽卓之時乎

陌上桑

此賢者不從游說之辭日出二語喻所處光大青絲六  
語喻志行修潔行者以下見東望之歸羅身自有夫大  
義凜然亦旣言盡於此東方以下復以諷諧作結直令  
使君爽然自失周公瑾所云內結骨肉之恩外托君臣  
之義雖蘇秦張儀不能動其毫末者也

相逢行

此刺權要之辭君家誠易知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意

易知復難忘有千夫所指無病而死意

豔歌行

此爲不能固窮而貶節者諷也水清石見意亦無他然君子不處嫌疑閒雖復石見纒纒終不如歸也

古歌

秋風蕭蕭此何時乎出亦愁入亦愁感感靡騁也座中之人誰不當懷憂而獨使我白頭也

豔歌

青龍鋪席白虎持壺姮娥垂璫織女奉裾皆必無之事也如此乃能爲樂則其悲思復何以自遣邪

古詩

顏色類相似相其表也手爪不相如言其用也華實既殊遲速亦異而愛憎取舍一切反之末世錄才大都如此

三章朋友有故而去不能強留贈子以自愛誼也新心有所歡慰之也何時復來還傷其不復來也

### 短歌行

此魏武言志之作也對酒當歌四語有妄竊帝號聊以自娛意但爲君故沈吟至今謂吳蜀二主也我有嘉實清議可畏也心念舊恩民未忘漢也山高水深自言積厚流長吾子孫必有成吾之業者吾自效法周公以求諒於後世較之劉裕蕭道成以垂莫之年行弑逆之事

其志固已遠矣

羽林郎

不言霍家而言霍家奴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託之下執事也然奴之橫恣無忌如此卽其主愈可知矣

阮公詠懷

四章天馬出西北喻司馬氏也春秋非有托四時更代魏祚將移不能長保矣露被皋蘭霜露野草卽銅駝荆棘之意六章審所自處七章仍以成功之去比運祚之移而於萬萬必然之中冀其或不然也八章墮日回風喻魏恩未泯彼磬折於權臣者甯念故君之顛顛哉我固甘隨燕雀不欲高飛所恐從逆諸臣一旦烏盡弓藏

亦未必以功名終耳中路安歸所以深警之也十一章  
傷魏主荒淫不能自振致有黃雀之哀而不能救十二  
章申明中路安歸之意言彼依附司馬氏者亦一時之  
榮寵而已非果有丹青之誓也爲人成何等事而望其  
不相負邪十三章因上章而益開悟之言李公叛扶蘇  
而附二世蘇子狹三河而去袁周卒皆不得其死則何  
如求仁得仁之爲無所怨乎八章言甯與燕雀翔不隨  
黃鵠飛二十章言一飛沖青天豈與鷓鴣游喻富貴則  
賈充輩固儼然黃鵠也喻志節則皆鷓鴣耳揮袂無長  
劍幾乎握拳透爪矣急以比體自晦其指危行言遜所  
以不罹叔夜之禍也二十二章仙者四五人蓋以况竹



林諸賢五十一章林中有奇鳥悼叔夜也

郭泰機答傅咸

傅咸集河南郭泰機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沈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文辭可了故直戲以答其詩云觀此則郭詩乃贈傅非答傅也

劉琨扶風歌

此蓋奔薊時作

文通雜體

江醴陵雜體詩雖云擬古究其微情亦述懷之作也所作時日不可復知據自序傳往往可推

首篇與末篇自爲首尾皆騷人之指所謂深沈有遠識  
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者也

淹爲南徐州新安王從事建平王景素聞風而悅接以  
布衣之禮賓待累年雅以文章見遇李都尉從軍以下  
六篇似指此

陳思王贈友一篇似傷袁叔明之辭

宋末多阻宗室有憂生之難王欲羽檄徵天下兵以求  
一旦之幸淹嘗從容曉諫言人事之成敗又賦詩十五  
首以諷言志詠懷二篇似指此

王遂不悟憑怒而黜之爲建安吳興令張司空離情以  
下五篇似指此

潘黃門不擬其河陽懷縣而擬述哀所以著遷斥之悲  
觀起結四語可見

擬羈宦意更顯陸平原不言儲后也

在邑三年建平王敗復還京師值世道已昏守志閒居  
不交當軸之士傷亂以下九篇似指此

傷亂感交皆傷建平之辭

俄皇帝始有大功於四海聞而訪召之爲尚書駕部郎  
驃騎竟陵公叅軍事及讓齊王九錫備物凡諸文表皆  
淹所爲顏特進待宴以下四篇似指此

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皋頌齊高祖之辭  
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似有故主之思

袁太尉從駕一篇紀受禪也

受禪後又爲驃騎豫章王記室叅軍鎮東武謝光祿郊游一篇似指此

鮑叅軍戎行一篇自傷失意有壯激之志

庾子山楊柳歌

別有長條踈地垂指湘東也河水衝激喻侯景鳳兒喻簡文東南小枝指元帝卽位定是懷王作計誤無事翻復用張儀乃推原禍本追咎武帝之納侯景武昌以下言陳移梁祚

江南以下至此皆往時與宛鄰先  
生論詩之語而宛鄰所說爲多

玉溪詩

韓碑 憤河朔三鎮之不庭而朝廷不復能用武也作

者於平淮西之文傾倒猶如此况其人乎一則曰帝得聖相再則曰聖皇及相撫今思昔之意深矣

富平少侯 止奔競也主人晏眠當關不報豈知門外諸公森然與槐柳並列哉

陳後宮 刺敬宗也卽位二月卽幸中和殿擊毬自此觀競渡浴湯泉諒闇之中讌游無度篇中曰侵夜曰迎冬汲汲顧影惟恐失時卒致滅燭之禍從臣皆半醉天子正無愁危辭也先幾之慮深矣

隋師東 刺王康史李諸將也時烏重膺已先卒諸將討李回捷王庭湊久無功每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賞故篇中引王濬誤報得孫歆頭爲比

有感 憫李訓舒元興鄭注王涯之死也訓注等誠非  
端士然甘露之變帝實與謀事同殉國而當時之論既  
以守澄之誅爲負心益以訓等之死爲自取作者心寬  
之而不敢爲之一慟近聞開壽讌不廢用咸英深痛文  
宗受制家奴隱忍而不能自振也

重有感 勸王茂元誅仇士良也前詩云古有清君側  
今非乏老成已微露其悻故此篇題曰重有感也大和  
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所云  
得上游也劉從諫三上表請王涯等罪名所云表來關  
右也甘露變起茂元及蕭宏各勒兵備非常所云軍次  
石頭也蛟龍失水天子無權而藩鎮觀望不前孰爲高

秋鷹隼快意於一擊者乎作者於茂元感之也深故責之者備晝號夜哭憤徹幽明更無疑義也

和友人戲贈 合下題後一篇皆文人感遇之辭仙人掌冷玉女窗虛月裏依稀峽中尋省極寫愛而不見之情而托之於神仙荒誕之說者也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尙書幕 觀此詩而作者志節略可見矣耳食者猶以蕩子目之題錦瑟則以爲青衣之名賦碧城則疑作瑤光之壻然則捐予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彼爭光日月者又何說邪

詠史 痛文宗也文宗恭儉之主鬱鬱以終是成由勤儉破由奢之理亦有時而不驗也太子慢游是好旋復

興堯元德弗嗣蒼梧之慟所爲終古也

潭州 悲文宗也湘淚淺深指賢妃賜死楚歌重疊况放逐諸臣

破鏡 喻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也

茂陵 此詩蓋作於大中改元之前武宗英斷澤潞克平首頌武功故以茂陵爲比光王正位量移牛僧孺衡州崔珙安州皆長史李宗閔郴州司馬楊嗣復江州李珣郴州皆刺史是武宗貶逐諸臣行將歸國而文宗不及知也茂陵松柏雨蕭蕭其悲思深矣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悼武宗也憲穆文武俱以金丹致禍而此篇知爲悼武宗者名姬夜隕兼悲王才人之



殉也

淚 湘江峴首楚帳漢關皆千古灑淚之地而今日灑  
橋離緒殆不啻過之詩意似不過如此

錦瑟 一絃一柱祇是百年易盡之意感遇悼亡無所  
不可

贈歌伎 無賴獨絕然天下固有知己而不感恩者獨  
此伎也耶

藥轉 蓋有河魚之疾服藥後解而得愈廁上漫作一  
首解者紛紛令人噴飯

河陽詩 義山以詩才豔異托興纏綿負輕薄之名蓋  
已久矣偶於傷逝詩中一自表白巴西夜市紅守宮後

房點臂斑斑紅卽國人盡保展禽酒肆無疑阮籍意  
樂游原 憂季世也唐人詩義山最得三百篇遺意秋  
夜爲諸生粗發其端以此求之于漢魏詩思過半矣

窮綺

周禮以嬪御屬天官故晉平以近女致疾而醫和責趙  
武不能禦漢昭帝體不安醫言宜禁內大將軍合宮人  
皆爲窮綺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事少主不當如是邪  
顧推光意爲欲皇后擅寵有子此班氏之陋也

釭江同音

孝成趙皇后傳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師  
古曰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此注非是釭江字古

音皆讀若工顏氏乃厯知其一邪

翟義

新莽竊漢僞周移唐天下晏然人心死矣翟義徐敬業  
功雖無成當時安可無此一舉班氏謂義不量力以實  
其宗忠孝之事激於至性豈暇求萬全耶設令時命不  
成死國埋名猶可自見先帝於地下義固自言之矣

口占

漢書朱博傳博口占檄文府告姑幕令云云口占字始  
見於此

王于興師

無衣王于興師時秦既未稱王而朱子引蘇氏以王爲

周先王又與全詩語氣不合按此詩乃秦哀公爲申包胥而作所謂王者指楚王也修我干矛猶言執兵而陪其後蓋左傳言賦詩其例有二一爲諷誦往作借以見志一爲自製之篇其不見於三百篇者如公入而賦姜出而賦是也其見於三百篇者如碩人無衣是也

征南  
注定

四年傳  
亦誤

### 嵇康不應入晉書

鍾會譖嵇叔夜欲助母邱儉景帝信之遂遇害按母邱儉起兵在高貴鄉公正元二年衛瓘等討殺鍾會在常道鄉公咸熙元年是晉室受禪叔夜會未目見皎然魏人而晉史爲之立傳非也

弔者大悅

孟子弔者大悅爾正悅懌愉釋賓協服也

病不廢學

張大倉

作楠

見詢近狀余報書有貧不求財病不廢學

之語太倉亟述於人傳誦遂徧雲間春木書來盛相推譽閱之愜然因記於此若行不踐言他日何以見我良友

綉

儀真公云古城關云如干雉雉卽綉字同音假借綉者繩也以繩度其丈尺也晉太子申生雉經亦言以繩自經舊解誤

黃甥說詩

黃甥

昌慈

爲貧而仕年未三十卽廢學然讀詩頗有妙

悟余嘗作棄婦辭有云繡星飾嬌鬢旭日明羅帷時乘  
熾婉良爲歡信無期閱者於此皆平平讀過甥獨注其  
下云繁星句喻貧得之無厭旭日句喻宴安之無節余  
意正是如此具此解識古人微言奧義皆如面譚矣

歐陽公居穎上

歐陽公思穎詩序余自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  
水甘有終焉之志爾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其後  
竟踐此言論者頗惜崇公惟公一子瀧岡坏土省視無  
人其說甚正近來士大夫宦成之後懼睦婣任恤之不

給於求也往往買宅他州甚者去鄉三四千里安然食  
息曾無松楸之思吁可怪也

義山風節

余嘗論李義山人品甚高後世但以豔才目之可歎也  
唐文宗大和二年親試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寺  
之禍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  
龐嚴雖皆歎服不敢取也後李邵自愧登科上疏請回  
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諫官御史有欲論奏者復爲宰相  
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所抑裴韋二公之意殆正所以全  
之邪然蕡旣不得仕於朝邵亦無敢薦引者當時避禍  
蔽賢之習蓋可見矣及蕡貶柳州司戶義山獨以詩餞

其終也屢爲詩哭之一則曰上帝深宮閉九閤再則曰  
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曾無語言賈禍之慮今之君  
子偶著一文賦一詩反復校勘懼有觸諱則如不爲之  
愈矣

薦士

唐貞元時祠部員外郎陸倕主試事昌黎薦士至十人

之多

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沈杞  
張洪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

今之君子但知

遠嫌避謗雋才沈滯坐視而不一引手可歎也

資格

北魏神龜中崔亮主選事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  
解日月爲斷洛陽令薛琰上書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



惟取年勞不問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人足矣何云銓衡唐開元中裴光庭爲吏部尙書奏循資格材俊之士無不悲歎其卒也博士孫琬議光庭失勸懲之道請諡曰克

船山詩

張船山棧道題壁七言律詩十八首傳誦幾遍海內然其中尙畱嚴武在成都句余頗不喜之嘗作一詩有渾瑊功業誰能及麾下爭看渤海王之句今此稿失去全首不復能記矣

易安再嫁不可信

李易安序金石錄年已五十有二萬無改適之事不知

何人造作桑榆晚景駟僮庸才之語有識者所不當信也

嵇侍中

劉誠意走馬引戴天之恥自古有必報魯莊嵇紹何以爲人爲選家往往節去嵇紹二字不知誠意此詩正可正文信國正氣歌之誤嵇侍中血殆未可爲正命也

驕兒

杜公北征詩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與義山驕兒詩意正同今本作嬌兒非是

所驕兒猶傲之云偏嬌女也杜公又有驕兒惡臥句可互

證

其妻歸告其妾

譚明經現言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章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時文家以爲其妻不忍明言然則妾尙未知何遽訕良人而相泣耶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斷句乞食情狀固已盡言無隱曰字屬下三句乃告語旣畢痛恨悲惋之辭非第言今若此也

合肥學舍札記第五

外孫洪用勳校字